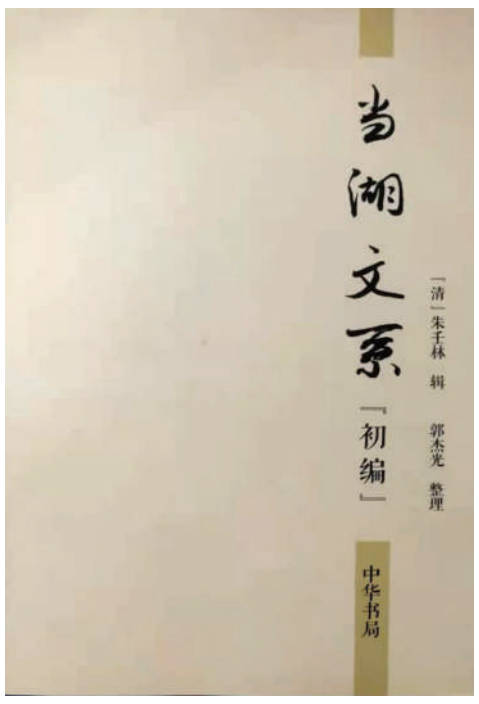
《当湖文系》的编纂

■ 金 章



明清之际，对地方诗文总集的编纂蔚然一时。其实，此类总集的雏形可以追溯到《诗经·国风》，也就是惯常说的“十五国风”，即西周时期从十五个不同地区采集而来的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民间歌谣。一个地方，因年代久远、时代动乱、朝代交替等诸种因素，诗文文献经过水火兵燹之后或散佚四处或损失惨重，而且错讹难免，考证繁复，究竟是哪些原因使一些明清文人不厌其烦地爬罗剔抉甚至甘愿为之呕心沥血呢？想来，一是桑梓情怀。“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这是《诗经》中的一句。凡文化上的古道热肠者总希望“文章不死，俾后之有志称先者，得藉以溯其流风余韵”。恭敬桑梓，缅怀先辈，编纂者把浓厚的桑梓情怀及对故乡文化的喜爱，转换为保存乡贤文献的动力，奋力辑录即将散佚、湮没的前辈诗文，诗文存，作者存，文化亦存。二是延续文脉。清初王崇简辑《畿辅明诗》，其在序中如此表明心志：“既而遭遇寇变，万卷遗书并皆散轶矣。因念吾乡前辈或有遗诗而不传，或传而未广……兵燹焚劫之余，雨散灰飞者谅亦不少。表章之责，岂不在乡之后进乎？”三是裨益他集。前代总集在收录上顾此失彼或使明珠暗投，自是在所难免，后来的编纂者就会为之纠偏，同时也着意于彰显当地诗文的影响力。四是补备方志。为补地方志中艺文志著录诗文的不足，或为备修志参考，这样的编纂就会显得必要与迫切。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五是发潜阐幽。编纂总集，阐扬前人，有所寄托。清全祖望辑《续甬上耆旧诗》，序中记载：“选录古今体诗一万五千九百余首，其小传多载遗闻轶事，为野乘所未见。”黄维煊跋云：“是书阐发忠烈，表彰贞逸，于乡邦一代文献，关系尤巨。”可见以诗文存史，寄托遥深。

清代《当湖文系》（初编）的集成与刊布，全是仰仗了朱壬林、顾广誉、贾敦艮、叶廉锷、俞銛、陆潢等乡邦贤达的共同努力。

朱壬林（1780-1858）字礼卿，号小云。世居林埭镇徐家埭，少年家贫，刻苦力学。清嘉庆五年（1800）乡试中举。清嘉庆十六年（1811）中会元，官至直隶按察使。从政三十余年，谨操守，勤职守，颇为同僚所推重。喜聚书，然不滥于搜罗，所收皆谨严有法，积书五楹，自诩为“小万卷楼”，编有《小万卷楼书目》三册。诗文著作有《小云庐吟稿》七卷、《小云庐诗稿删存》五卷、《小云庐晚学文稿》八卷等。评论家说其诗“吐言天拔，蝉蜕尘俗，鸿博绝丽，牢笼百家”。

顾广誉（1798-1865）字维康，号访溪。优贡生。清咸丰元年（1851）荐举孝廉方正，未与廷试。经术湛深，尤精《诗》、《礼》。同治间，主讲于上海龙门书院，以正学教生徒，远近闻风而兴。著有《学诗详说》三十卷、《学诗正诂》五卷。又鉴于丧纪礼废，恩纪衰薄，婚娶僭侈逾度，于是变通古礼，酌时俗之宜，成《四礼榷疑》八卷。另有《悔过斋文稿》。

贾敦艮（1808-1865），字博如，号芝房。清道光时诸生。与顾广誉、沈曰富等为师友，受古文法。与兄敦临、敦复齐名，有“当湖三凤”之目。善论古文，一以桐城为宗，胚胎家学，以古人相期许。论诗三十年，力追古人。撰有《耆旧录》《贾芝房自纂年谱》一卷、《书法通辨》六卷、《花南小志》二卷、《餐霞仙馆诗稿》一卷、《餐霞仙馆文稿》一卷等。

叶廉锷（1813-1885）字清士，号勤诹。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曾主讲当湖书院、海盐蔚文书院、乍浦九峰书院。光绪初，知县姚光宇、彭润章先后聘修县志。工诗赋，著有《经古篋存草》四卷、《小题篋存草》一卷、《大题篋存草》一卷。

俞銛，字芷衫。精于弈，善鼓琴，尤嗜琵琶。诗力追慕老杜，时称城南诗伯。著有《蹄涔集文钞》一卷、《说诗浅语》《读郭摘瑕》《芷衫诗钞》二卷、《蹄涔集又钞》一卷、《蹄涔集约钞》一卷。

陆潢，字孔愉，号松坪。清道光时郡廪生。著有《忠义节烈汇编》及《清燕堂诗存》一卷。

凡事总有缘起。上述几位先贤达人中，对《当湖文系》（初编）有承先启后之功的当属朱壬林。朱壬林辞官归家后，仍关心国事，日读邸抄，凡关系时事者，必手自抄录。时天下战乱频仍，昼夜萦怀，闻捷则喜，闻警则忧，身虽家居，心未尝一日忘天下。又平生自奉俭约，乐善好施，为乡里称道。咸丰七年（1857）农历五月，学者顾广誉拜访朱壬林。时年已77岁的朱壬林忽然叹道：“邑自置治以来，几四百年矣，未有编辑古文词传之世以备文献者。积思取法沈明经客子（季友）《槜李诗系》书，以为《当湖文系》。而年已老耄，惧力不胜，若之何？”其实，与朱壬林有同样思虑的不乏人在，如贾敦艮：“吾邑自六朝讫于宋元，代有文人，及有明宣德间置治以来，名儒辈出，文教日隆，惟是世远年湮，典籍易阙，不独布衣诸生文未刊播，淹没不彰，何可胜数。即当其时声名显著，刻集流传，而至于今，枣木无存，遗书散失者，又不少也。呜呼，文献不足征今已若此，更数十年后，当复何如？”心有戚戚也的顾广誉乃与邑人叶廉锷、贾敦艮、俞銛、陆潢等商议，决定由他们五人负责搜罗甄录，而朱壬林总其成。“于是撰征启，求遗文，而故家藏弆之书多出”。

然好事多磨，一番网罗蠹简，搜录丛残，编纂始定，开雕版印刷仅十分之三四，朱壬林便在翌年春病逝，临殁时犹挂念此书。其侄朱兆英继承伯父之业，终于在咸丰九年完成《当湖文系》（初编）雕版，印出了样本。不料平湖被太平军占领，朱壬林之子朱寿熊将书版寄藏于徐埭故宅，竟毁于战火。战争结束后，朱氏后人四处搜访样本，终无所获。后来避难于宁波的叶廉锷携归半部样本，而马承昭于金山的金瘦仙家亦得到半部（此半部为贾敦艮避难时寄存，敦艮卒后，便留金家），合之终成全璧。原版为二十四卷，朱寿熊重为编次，定为二十八卷，葛金烺又撰作者小传列于卷首。从光绪十二年（1886）开始正式刊行，历时三载，于光绪十五年完成。朱壬林之孙朱仁积在撰写书跋时感慨万千：“呜呼！书之存亡显晦，关乎天，实系于人，非马（承昭）、叶（廉锷）两先生之物色于风尘，则无以为延津之合；非彭（润章）明府之力任是役，则终湮没而不传。今既幸是书工竣，藉以告慰于邑诸先正者，即可告慰于先祖。”

《当湖文系》（初编）录文五百余篇，共二十八卷，其文体包罗万象，赋、赋骚、论、论议、说辨考解、序、引、跋、书后、题辞、记、疏、表、册、条陈、详文、书、书启、传、书事、墓表、墓志铭、行状、诔辞、祭文、杂文等各种体裁兼具。收录作者百余人，始自南朝顾野王，迄于清咸丰初年的作者。其中既有名满天下的赵孟坚、沈初等人，也有当湖布衣如沈岸登、卢锡爵、陆礼征诸人。综观录入该书的文章辞赋，其文风有华丽优美者，有清丽脱俗者，也有朴素自然者；其内容有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的议论，有忧国忧民、心系时事的抒怀，也有尊崇理学、昌明学术的论述。至于有关平湖一县的人情故事、风土纪略，在《当湖文系》中更是历历可见，不胜枚举。参与《当湖文系》（初编）整个过程的贾敦艮对这部“荟萃群言，以传久远”的书很有自信，也充满了期许，他在《跋》中写道——

虽仿《槜李诗系》，而实以文之所系，关于一邑之风俗人心者甚重，后之人读是编者，其亦体先生（指朱壬林）之用心，将由文艺而进乎德行，以求无背于圣贤之道也可。

《当湖文系》（初编）一书，“资政、教化、存史”皆具，既是平湖历代文化发展之见证，同时对维系平湖文脉也诚然是厥功至伟。

红色爆破专家邵善臻

■ 郭杰光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据统计，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高铁从无到有，达到2.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2.2万公里铁路，里程少，标准低，而且大都在中东部地区，在地域广阔的西部地区铁路少之又少。为了改变这一落后面貌，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就以沟通西南、西北为重点，修建了大量铁路和铁路枢纽。1950年6月，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全线开工；1952年竣工。1952年，第二条铁路宝成铁路动工修建；1956年7月建成通车。这两条铁路的成功修筑，被称为世界上工程史的奇迹。中国的西部地区都为崇山峻岭，地形复杂，修筑铁路的难度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其中宝成铁路要打穿上百座大山，填平数以百计的深谷，单填土石方就要6000万立方米，以高宽各1米算，可以绕地球一周半以上。要打穿一座座大山，就需要采用爆破技术。在这两条铁路的修筑中，就涌出一位被誉为“红色爆破专家”的全国劳动模范邵善臻。

邵善臻于1923年出生。平湖人，家住县城南河头。七岁丧父，家境贫困，靠亲友借贷，才上完小学，后考入葛氏创办的私立稚川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转入省立嘉兴中学（现嘉兴一中）就读。同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至全公亭一线登陆，不久嘉兴沦陷。该校师生长途跋涉，辗转千里，过着战区流亡学生的生活，经浙南丽水、青田及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于1942年8月来到桂林，被安排在汉民中学，读完高中课程。194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但由于经济困难，多次辍学工作。

抗战胜利后，邵善臻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直到1949年夏才毕业。此时，南京已解放，他就报名参加二野西南服务团。在进军途中，任三兵团后勤工程队秘书，负责抢修被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破坏的公路和桥梁。1950年，调入西南铁路局，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铁路成渝（成都至重庆）铁路的建设。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后，调至第二路局施工处工作。1953年，参加新中国第二条铁路宝成（宝鸡至成都）铁路的修建。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二局指派，参加铁道部举办的由苏联专家主持的大爆破学习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虚心学习，刻苦钻研定向大爆破先进技术。此后，一直任二局爆破工程师，先后组织实施了几百次大爆破，没有一次出事故；并举办过多次爆破学习班，培养了一千多名爆破骨干。

1958年，邵善臻参加黔桂铁路建设；1959年，参加川黔铁路建设。由于他对大西南的铁路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多次被评为西南路局、四川省、贵州省、铁道部先进工作者。195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出席全国群英会。同年10月27日的《光明日报》以《红色爆破专家——邵善臻》一文，详细报道他的先进事迹。

1964年，邵善臻调任西南路局指挥部技术秘书。1965年，参加成昆铁路道林子380吨侧向抛掷大爆破。1971年，参加湘黔铁路凯里大爆破等工程。他忘我地投入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加班加点，终于积劳成疾，但仍坚持带病工作。1980年，经西南路局批准，邵善臻享受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津贴待遇。1982年4月11日上午9时在医院病逝，年仅59岁。

邵善臻著有《成昆铁路北段施工技术总结》一书，该书于1975年12月出版。此后，曾计划编写《定向爆破》一书，可惜因病情加重而未能完成。其事迹被收录于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情系大西南》一书中。

邵善臻与妻儿合影

东湖原是放生湖

■ 黄 艳

东湖，是每一个平湖人都熟知的。

我们熟知的东湖是这样的：东湖，位于平湖市区城东。古时原是陆地，在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由于地壳变动，地表塌陷成湖，名为当湖；晋隆安五年（401）改东武湖，又称东湖，雅名鹦鹉湖、鹈湖。

不过，东湖还有着她已经被湮没在历史河流中的鲜为人知的一面。

在一些不太被人了解的平湖旧县志中，比如清嘉庆年间的路鎡编的《平湖县续志》中，东湖就有另外一个名字：放生湖。先来看看志书原文——

放生湖，即东湖。按：东湖放生始于明主事陆杲，有王士贞记，久而渐废。湖渐分售他姓捕鱼，仅存弄珠楼以西一段（东至弄珠楼，西至大踏步，南至渡船口，北至汇西聚龙桥尚属陆庄简公祠放生）。乾隆十一年知县高国楹捐俸赎归陆清献公祠，以渔租供祀，仍未复放生之旧，嘉庆三年，邑人黄凤、吴鼎燮、奚泗哲、吴显德、吴履曾五人捐金买田以为清献公祠祀产，而赎湖仍复放生之旧，并请于有司勒石永禁捕鱼。湖有菱租，征以纳税、以修碑诸费，以书院司事经理。黄凤等以田易者，为湖之南北二段及中段十之三，其七则为曹廷荣所捐，亦乐善之人也。（南一段东至岸，西至新桥港陶坟张园，南至面杖港高坟、油车港堰兜，北至东西二塔桥；北一段东至洁芳桥、安乐桥、安平桥、运港塘窑头染坊浜，西至岸，南至弄珠楼后聚龙桥与庄简祠放生湖分界，北至龙王堂吕公桥；中一段东至案山浜，西至孟秀浜虹桥、三元桥、渡船口与庄简祠放生湖分界，北至弄珠楼运港塘。）

或许大家都觉得，东湖自古就应该是国家财产，归属于全体民众，这是一种误解，至少在明代时，东湖是属于陆氏的。

平湖有不少世家大族，其中的陆氏在明清辉煌时期，出现了十多位进士，人称“一门三代四尚书”，在江南一带名震一时，理学家张九成评价为：“江南多巨族，论其盛未有加于陆氏者也。”

陆氏中最热心家族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是靖献支中的陆杲。陆杲（1506-1578），字元晋，号胥峰，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历任刑部云南司主事，封礼部祠祭司郎中，赠刑部尚书。

撰于隆庆五年（1571）的《陆氏族田引》中谈到：“陆氏苗裔，盛自有唐，代有闻人。延及国朝，名卿巨儒，崇功茂绩，炳如蔚如。然宗盟未订也。至胥峰公益敦孝思，缵厥先志，爰始大明宗法，如祀有主，祭有规，赡族有田，礼昭义备，裒然擅称江左懿矣。”（胥峰公即陆杲）陆杲在外做官时间不长，他觉得罢官回家“得砥修礼训，以式乡闾，岂不若一官耶”？

陆杲家居时，赶上岁荒民饥，族属流散，他除了蠲谷收赡外，得到子侄和族人支持，陆续购置六百余亩族田。祭祀陆氏靖献支始祖陆正的靖献祠，原本位于乍浦陈山海滨，因倭寇猖獗，当时的浙江巡抚阮鹗惧其遭罹兵燹，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移建于县治东，题名景贤祠。此祠虽为官建，但实为陆氏“家庙”。景贤祠建成后，陆杲及子侄所置族田便都归于该祠名下。陆杲后裔保持了乐善恤族的传统，其中又以长子陆光祖最为突出。他不但资助父亲购置族田，后来还整顿拨拓，陆续营置，使族田规模达到千亩以上。

除此之外，陆杲家也是当时平湖最热衷佛教的家族。

陆杲对平湖的贡献直接流传下来的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报本塔了。陆杲为什么要建报本塔？因为按当时的形家所言，平湖的县治当湖，汇集塘泾、浦溆之水，东北注之三泖，东南九山屏列海上，湖中还有小瀛洲，须建塔其上，以挡东南巽峰，这样，地方人文才能更悠久绵长。于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陆杲与地方绅士冯汝弼等人集资兴建了报本塔。同时，热善好施又极为信佛的陆杲把属于自家的东湖当作了放生湖。当初，文坛领袖王世贞还为此做了《悠然亭放生碑记》以记录这件事。

但是时间长了，陆氏后人将东湖一部分租给了渔户捕鱼，以收取渔租。更有甚者，还把湖分售给了很多人。只剩下弄珠楼以西一段，也就是东至弄珠楼，西至大踏步，南至渡船口，北至汇西聚龙桥这些区域仍然属于陆氏，用于陆庄简公祠（陆庄简公即陆杲长子陆光祖）放生。这段历史，其实清康熙年间的平湖诗人张云锦就在自己的竹枝词《当湖百咏》中写了下来：“年来水面亦收租，蟹簖鱼筌无处无。赖得慈君频有禁，东湖原是放生湖。”作者原注：“东湖旧为放生湖，王弇州有《放生亭碑记》。国初以来，豪家争占水港，以收渔利。”

到了清乾隆十一年（1746），高国楹做了平湖知县，他拿出自己的钱赎回了十分之八左右的东湖，将之作为陆清献公祠的祀产（陆清献公，也就是陆稼书）。也就是说，东湖里的出产及获利都用来作为清献祠的开销费用。

直至清嘉庆三年（1798），黄凤、吴鼎燮、奚泗哲、吴显德、吴履曾五个人合起来捐千金买了田，给清献祠作为祀产，以此换取东湖。他们将东湖重新作为放生湖，并请求在湖边立石刻字，永远禁止捕鱼。东湖中有人种菱，收取的菱租作为缴税及修补碑石的费用，由当湖书院司事代为管理。值得一提的是，黄凤他们买回的东湖只是东湖的南北两段及中段的十分之三。中段的十分之七是属于曹廷荣的，曹廷荣感动于黄凤他们的行为，也将自己所有的中段那十分之七无偿捐了出来。黄凤等人还作了《放生湖记略册》详细记载这件事。当时的浙江巡抚阮元给这《放生湖记略册》题了诗——

买得当湖湖上田，陆公祠外水如烟。
春来更觉溪毛洁，不用渔家网内钱。
湖中鲂好胜阳鳝，大可鸣琴过塔桥。
最爱赎湖人甚乐，弄珠楼下看鱼苗。

海防同知李赓芸颇为关注这件事，也有诗曰——

有生必有死，生欲而死恶。
何况加刀砧，汤火魂飞赴。
人物虽攸分，欲恶无异趣。
太古际狉榛，血毛恣饮茹。
嫠人兴烹饪，鲜食仍不去。
纵令庖厨远，终以肥甘馔。
相沿未能革，暴殄食单具。
一饭十万钱，无处可下箸。
显违天地德，阴触鬼神怒。
戒杀佛理精，爱物儒书据。
东湖悠然亭，弇州记所著。
苗裔忘其祖，网罟孰能御。
赎归清献祠，后有高侯举。
湖还不放生，初意毋乃忤。
慈悲五君子，易田粟装醵。
赎湖赎放生，高义坡公慕。
种菱春湖朝，采菱秋湖暮。
湖菱岁□蕃，湖鳞日相聚。
生机所洋溢，徕郊椒毛羽。
生意所充周，酿和甘风雨。
无复鸣榔惊，只愁新月误。
不须游濠梁，为咏依有句。

就这样，东湖终于又成为了放生湖，和湖中的报本塔、报本寺相得益彰，泽被万物生灵。不过，随着时间流逝，东湖这段历史终于还是被人遗忘了。